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冊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二)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二)

著 俄 畫
譯 丹 李 于 方

著名世界譯漢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二卷 沈淪

一 步行終日後的黃昏

在一八一五年十月的初旬裏，距日落前約一點鐘，一個徒步的人走進了那個小小的狄涅城。那些稀落的居民，在他們房子的門口或窗前，用一種不安的心情聽着這個旅行者。碰見一個比他更盛纓的過客是很不容易吧。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短小強悍，正在壯年。大約有四十六或四十八歲。一頂壓齊眉心的皮簷小帽把他那個汗流涔涔被風日所炙的臉遮了一部分。領上扣着一只銀鉤的那件黃色粗布襯衫露出了一片毛髮蓬茸的胸部；他的領帶已經紐成和索子一樣的了；一條藍綿布的褲子，已經破舊磨光了，一只膝頭成了白色，一只膝頭有了窟窿；一件破舊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兩只手灣上，補着一塊用麻繩縫上的綠呢布；背上有一只裝得很滿束得很緊簇新的行

軍囊，手裏抓一根多節的粗棍，一雙沒有襪子的腳籠在兩只釘鞋裏；光頭，長髯。

汗，熱，奔走，塵土，在這個頹喪的人身上加了一種無可言狀的醜態。

他的頭髮是剃平了的，但是已經倒豎起來了；因為牠們開始長了一點，還好像多時沒有修似的。

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他自然祇是一個過客。他是從何處來的呢？從南方來的。從海濱來的，或者因為他進狄涅城所走的路，正是七個月以前皇帝拿破崙從伽內到巴黎去的時候所經過的路程。這個人一定整整地走了一天了。他的樣子顯得異常地疲乏。許多住在下城的舊區裏的婦人看見他在加桑弟 (Chagot) 大路的樹底下歇了步，又在曠場盡頭的那個水管裏喝了水。他一定是渴極了，因為追着他的那些孩子們看見他在兩百步以外的那個小菜場的水管下面又停下來喝水。走到了巴許飛街 (rue Poichevert) 轉角的地方，他向左轉，向着市政廳走去。他進去了，一刻鐘之後又走出來。一個警兵坐在門旁的石橈上——三月四日毒倭 (Drouot) 將軍 (註一) 立上去向狄涅驚魂不定的民衆讀庶安 (Juan) 海灣 (註二) 宣言的那條石橈。那個人脫下他的小帽，深深

地向這個警兵行一個禮。

警兵不答他的禮，仔細端詳他一回，眼光還跟着他過了一程，就走到市政廳裏去了。

那時候狄涅有一所華美的旅舍，叫做「可耳巴十字架」(La croix-de-colbas)。這個旅舍的主人是蛇甘拿巴爾(Jaguin Labarre)，城裏的人都認為這個人是另外一個拿巴爾的親屬，另外那個拿巴爾在格蘭羅布(Grenoble)開着三太子(Trois-Dauphins)旅舍，並且做過鄉導。(註三)大家都知道貝爾特朗(Bertrand)將軍喬裝車夫，正月裏在一帶地方往來多次，把榮譽十字章分給兵士，把一握一握的拿破崙(註四)分給士紳們。實在的情形是這樣的：皇帝走進了格蘭羅布的時候，不肯住在省長公署裏，他謝謝那位市長，說道：我要到一個我認識的好漢家裏去住；他就到三太子旅舍裏去了。這個三太子旅舍的拿巴爾所得的榮耀一直照到二十五里以外的那個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拿巴爾。城裏的人都說他是格蘭羅布那位的堂兄弟。

那個人向着這個旅舍走去，牠是這一帶地方最好的一個。他走到廚房裏，廚房的門開出去就是街道。所有的竈都升了火，一大盆火在壁爐裏炎炎地燒着。那個主人，同時也是頭目，從竈心管到

鍋蓋，正忙着照顧爲許多車夫所預備的一頓晚餐，他們的笑聲和談話的喧噪聲都從隔壁的房間裏送出來。凡是旅行的人都知道再也沒有人比那般車夫吃得更好了。一隻肥碩的土撥鼠穿在一把長釵上，一邊一串白竹雞，一邊一串雄山雉，在熾火上面轉着；爐子上面烹着兩條樂愁（Lauzet）湖的青魚和一尾阿綠茨（Allos）湖的鱸魚。

那個主人聽見門開了，又走進一個新客人，兩隻眼睛仍舊望着爐子，不抬起頭來，說道？

——先生要甚麼呢？

——吃和睡，那個人說。

——再容易也沒有了，那個主人回答說。在這個時候他把頭轉過來了，目光射着那個旅客，他又說道：……要付錢的呀。

那個人在他的布衫袋裏抽出一只大皮包，答道：

——我有錢呢。

——那末，我就來招呼您，那個主人說。

那個人又把錢包塞在衣袋裏，取下行囊，擱在門邊的地上，把木棍留在手中，去坐在火旁的一張矮櫈上。狄涅在山上，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但是，去了又來，來了又去，那個主人總在端詳這個旅客。

——馬上有東西吃麼？

——稍微等一會兒，那個主人說。

那個新客人正轉過背在烘火的時候，這位像煞有介事的旅舍主人從衣袋裏抽出一支鉛筆，又在窗台旁邊小棹子上留着的一張舊報紙上扯了一只角下來。在那個白的紙邊上，他寫了一兩行字，把這張破紙頭摺好，並不封，交給一個同時做他的廚房夥計和傳遞人的孩子。那個旅舍主人在小夥計的耳邊說了一句話，這孩子就朝着市政廳的方向跑去了。

那個旅客完全沒有看見這件事的經過。

他又問了一次：——馬上有東西吃麼？

——稍微等一會兒，那個主人說。

那個孩子回來了。他帶轉了那張紙。那個主人急忙把牠打開。好像一個等候消息的人似的，他彷彿細心地讀了，隨後又點着頭，沈思了一會。他終於朝着那個心志似乎不大寧靜的旅客走上一步。

——先生，他說，我不能穀接待您。

那個人從他的坐位上坐直起來一半。

——怎麼您恐怕我不付錢嗎？您要不要我先會賬呢？我有錢呢，我替您說。

——並不是爲這個。

——那末爲甚麼呢？

——您有錢……

——有，那個人說。

——但是我，那個主人說，我沒有房間。

那個人和氣地說：——把我放在馬廐裏就是了。

——我不能穀。

——爲甚麼呢？

——那些馬把所有的位子都佔去了。

——那末，那個人又說，頂闊上面的一只灣角裏也可以。一捆草就穀了。我們吃了飯再看吧。

——我不能穀給飯您吃。

這種有分寸而堅硬的表示對於那個生人是嚴重的了。他立起來。

——呀！這纔笑話！我快餓死了。我。太陽出來，我就走起。走了十二里而（註五）的路程。我並不是

不付錢。我要吃呀。

——我沒有一點東西，那個主人說。

那個人放聲大笑，轉身朝着那些爐竈。

——沒有東西！那些是甚麼呢？

——那些東西都是有客人定了的。

可憐的人 二

——誰定的？

——那些車夫先生定了的。

——他們有多少人？

——十二個人。

——這裏有二十人吃的東西。

——牠們都是定了並且付了鈔的。

那個人又坐下去，說，並不提高嗓子：

——我已經在這客棧裏，我肚子餓了，我不走。

於是那個主人屈身到他的耳邊，用一種使他吃驚的口吻說：——請您走。

那個旅客在這時候彎下腰去了，用他棍子的鐵梢撥着火裏的紅炭，他驀地轉過身來，正要開口反駁的時候，那個主人定睛地望着他，始終低聲地說：——聽吧，閒話已經說罷了。您要我說出您的名字嗎？您叫常華尙（Jean Valjean）。現在您要我說出您是甚麼人嗎？您進來的時候，我看見

心裏就有些疑惑，我已經派人到市政廳裏去過了，這就是那裏的回信。您認識字嗎？

一面這樣說，一面他把那張完全打開了的，從旅館跑到市政廳，又從市政廳跑到旅館的紙送給那個生客看。那個人在紙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停了一會不響，又說道：

——無論對甚麼人我素來是客氣的。請您走吧。

那個人低下頭，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行囊，走了。

他沿着那條大街走去。好像一個受了侮辱，愁腸寸斷的人，靠緊牆壁，信步地往前走。他的頭一次也沒有回轉過。假使他回轉頭來，他就會看見可耳巴十字架的旅舍主人立在門限上，他旅館裏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都圍着他，指手畫腳，放肆地談論；並且在這一堆人的疑慮和恐怖的目光裏，他還可以猜見：他的出現不久就要變成滿城風雨。

這些事，他完全沒有看見。心情頹喪的人總是不朝後面看的。他們祇覺得惡運跟着他們走。

他走了一些時候，不停地前進，信步穿過了許多不認識的街道，忘了自身疲乏，憂鬱的時候常有這樣的情形。忽然，他覺得餓得難熬。夜色又逼近了。他向他的四周望去，想發現一處棲身的地方。

那個壯麗的旅館已經享以閉門羹了；他尋一所很卑賤的酒肆，一所很貧窮的陋室。

恰好在那條街的盡頭燃着一盞燈火；一枝懸在鐵柱上面的松枝影被黃昏時候慘白天色襯着。他朝那兒走。

那裏的確是一月酒肆。就是在蛇弗(Chauffaut)街裏的那家酒肆。

那個旅客停了一會，從玻璃窗看到這月酒家的矮房間的內部，棹子上面的一盞燈和壁爐裏的火卻燃着。幾個人正在那裏喝酒。老闆也烘着火。火焰把一只掛在爐鉤上面的鐵鍋燒得騰沸作聲。

這家酒肆，也是一種客棧，有兩扇門進出。一扇朝街，另外一扇開出去就是一個小小的充滿了糞土的院子。

那個旅客不敢走朝街的那扇門進去。他溜到院子裏去，又停下腳來，再小心翼翼地提起門門，把門推開。

——那邊是誰呀？那個主人問。

——一個想吃晚飯，寄宿的人呵。

——好的。這裏可以吃飯也可以住宿。

他就走進去了。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轉過頭來。那盞燈照着他的那一面，火照着他的這一面。大家都端詳了他一會兒，當他解下他行囊的時候。

那個老闆向他說：——這裏有火，晚餐也正在鍋裏煮着。您來烘烘火吧，夥計。

他走去坐在爐邊，把他兩只被困憊所傷的脚伸在火的前面；一陣馨芬的味道從鍋子裏衝了出來，從他那頂壓到眉心的小帽下面所能分辨出來的面貌祇是一種模糊的適意的神氣，又含着另外一種因多年辛苦得來而動人矜憫的神情。

并且這是一副堅強的，有毅力的，憂鬱的側影。這種像貌的組合是很奇怪的；起首看來彷彿是謙微的，看到後來又彷彿是莊嚴的。眼睛在眉毛的底下炯炯發光，正像荊棘叢中的一堆火。

但是在那些圍着棹子坐下的人裏面，有一個是魚販子。他在走進這家蛇弗街的酒肆以前，曾經到過拿巴爾家中了，去把他的馬送到厩裏。早晨他又偶然碰見了這個面目猙獰的生人在阿四

灣(Bras d'Asses)和……(我已經忘了這個名子，或者是愛斯苦白壠 Faconblon)之間走着。碰了那個人的時候，他就要求讓他坐在馬的臀上，他已經顯得非常疲倦了；那個魚販子卻祇加鞭走了。半點鐘以前，這個魚販子也是圍着蛇甘拿巴爾那堆人中間的一個，並且他親自把這天早晨不痛快的邂逅告訴了可耳巴十字架的那般人。他從他的位上對着那個酒肆的老闆做了一個暗號。酒肆老闆就走到他的身邊。他們彼此低聲地說了幾句話。那個旅客又在推想了。

那個酒肆的老闆回到壁爐旁邊，突地把手放在那個人的肩上，向他說：

——你一定要離開此地。

那個生客轉過身來，低聲下氣地說：

——咳！您知道嗎？

——我知道。

——他們把我從那個旅舍裏攆了出來。

——又要把你從這兒驅逐出去。

——您要我往甚麼地方去呢？

——往旁的地方去。

那個人拿着他的棍和行囊，走了。

他出門的時候，有幾個從可耳巴十字架跟起頭又好像是在候他的頑童向他拋着石塊。他狠狠地回轉來，揚着棍子要打；那些孩子就好像一羣小烏四散了。

他走過監獄。在那個門上，垂着一根鐵鍊，連着一口鐘。他就打着鐘。
一個小牆洞開開了。

——看監牢的先生，他說，一面恭恭敬敬地脫下他的小帽，您可能穀把牢門開開，讓我住一夜呢？

一個聲音回答說：

——監牢又不是客棧。您去叫人捉住您。這門就爲您開了。
那個小牆洞又關上了。

他走到一條有許多花園的小街。其中的幾個祇用籬笆圍着，這樣可以使街道有生氣一點。在這些花園和籬笆的中間，他看見一所祇有一層的小房子，窗子裏面有光透出來。他從這個玻璃窗子看進去，正好像他在洒肆的前面所做的。裏面是一大間粉白的房間，有一張鋪着印花竹布臥單的牀，屋角裏一只搖籃，幾張木椅，牆上掛着一支雙管槍。屋子的中間有一張擺着食物的棹子。一盞黃銅燈照着那塊潔白的大布檯毯，一只滿盛着酒燦爛如銀色的錫壺和熱氣騰騰的乳黃湯碟。在這個棹子旁邊的有一個四十歲左右，和顏悅色的男子，膝上坐着一個孩子，搖動膝頭，由他跳躍。在他的身旁，有一個年紀正輕的婦人，哺着另外一個孩子的乳。父親笑，孩子笑，母親也微微地笑。

那個異鄉的人在這樣一種溫柔寧靜的景物前面出了一會神。他心裏想着甚麼東西呢？祇有他自己纔能說。也許他想着這樣一個快樂的家庭應當肯留客住吧，在他看見如許享福的這個地方，或者他也尋得着一點惻隱之心吧。

他在玻璃上很輕地敲了一下。

沒有人聽見。